

中短篇小说集

悠悠牧草地

YOU YOU
MU CAO DI

达隆东智 ◆ 著

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悠悠

YOU YOU
MU CAO DI

牧草地

达隆东智 ◆ 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悠牧草地 / 达隆东智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90-0631-1

I. ①悠… II. ①达…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6565号

悠悠牧草地

达隆东智 | 著

出版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李 园

封面设计 | 苟妍婕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260 千

印 张 | 21.25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 1-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7-5490-0631-1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白雪弥漫的腾格里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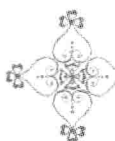
(代序)

祁连山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净土，在广袤无垠的雪域中生活着一支鲜为人知的游牧部落和族群，那一声声苍凉忧郁的呼喊，曾穿透蔚蓝色宇宙，顷刻间又消失在万顷哀伤的草原和群山之中。腾格里是祁连山的译名，也是天神汗腾格里的山，终年被白雪覆盖和灌溉着。作为一介牧人，腾格里山最后的守护者，呼吸着大自然最干净的空气，汲取草原的哺乳，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那一座座冰封雪盖的高大山脉，是祁连山草原的原始森林地带，雪豹、黑熊、岩羊、白唇鹿这些珍奇的生灵，在那里繁衍生息，是汗腾格里赋予了它们生命，又给予了古代萨满巫师通天的灵性。

我常常怀念被白雪弥漫的腾格里大地，迷恋祁连山原始森林里那一处处血腥的猎营地。我曾穿过茂密的森林，去看呦呦嘶鸣的犄角鹿，听黑母熊掠着风穿来的声声吼叫，在密实的枝丫底下打起滚儿，踉跄在野性十足的山脊背后。那些自然的生灵把我引向了一片片狂野的林海，一股股血腥味呛鼻，像在皑皑雪中噎着一口一口的风，像青鬃狼拖着毛茸茸的尾巴，嗥着翻过冷飕飕的山岗飞驰。

我心底常常泛起一丝丝苍凉的忧愁，那是北方浓郁的一缕乡愁，常在银子般发亮的月夜悠悠响起，像风一样呼呼掠过星光闪烁的冬营地，令我浑身哆嗦、发寒，心口郁闷、忧虑。

我不由地想起乃曼、杨哥、曼台、亚拉格部落最偏远的山峡谷地，



那一座座青幽幽的山峦，陡峭的褐色洼地，黑色森林里挎着锃亮猎枪的狂野人们，他们是一群自由自在的狩猎者，是那片草原和群山的游牧者，与祁连山的一草一木融为一体。

在我记叙的支离破碎的牧人足迹中，涉猎颇多的狩猎场面和风烛残年的冥冥痕迹，有些是我从父辈们留下的蛛丝马迹中追寻回来的，更多的是亲身经历了那些活生生的场面，没有一点点虚构和编造。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森林和草原被毁坏的时候。祁连山上修起一条条通往林区的简易公路，它们通往黑河大峡谷，通往广袤的原始森林。我是听着吱吱的伐木声长大的，看着清林的集采机和卡车嘟嘟地把松木运走，碎了心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那些来自林海的一声声嘶鸣和嗥叫，让我声嘶力竭地震撼和畏惧。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祁连山原始森林里修起了第一座林场，建起了河西最独有的灯光球场。那些伐木工人一个个盛气凌人，好像守护着广阔的林海，肩负着光荣的使命一样，伐木机在林窝里脆响，一棵棵松树被轰隆隆地伐倒，风中飘来伐树溅起的锯木渣滓。白唇鹿从林阔里喷出一口一口的白气，嘶鸣声响彻云霄，在白茫茫的腾格里大地一次又一次地结群迁徙；祁连山最后一只雪豹在雪中踉跄，风一样掠过千山万壑，瞬间迷失；一只只褐色雄獐带着血丝和污泥在广袤的林海里绝迹。那是草原的一首首挽歌，在腾格里蔚蓝的苍空回响，像风烛残年的歌者般忧郁和哀伤。

那些被风吹来的一粒粒雪来之不易，在银子一般发亮的夜晚飘落。牧人们踩着雪，脚下打着趔趄，在雪中咯咯地笑起来。没有狂风的怒吼，没有牧羊犬的吠叫，牧人们喘着粗气在火炉旁打起盹儿。那一粒粒雪是从枝丫叉里、石崖缝里刮来的，是从棕色熊掌心底下刨来的，像牧人血脉里流淌着的黏稠血液，像饥渴时露水润喉那么爽口，像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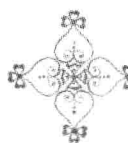


霁后一丝银光映出盎然的生机那么透亮。发亮的雪峰晶莹地透出光芒，像银子一样映照雪水河，倒影在水中淙淙漂流。

我忽然想起了初春的那一片片皂荚林，被狂风掠着吹成雪人儿，枝丫里的果子被雪下着冷飕飕地冻凝，像秀气的牧羊女穿着一件件白袄，被熊吼着扒拉到地下，吱吱地往嘴里填着。熊在树底下打起滚儿，又扒走一根根枝丫，齿牙一一印在上面，皂荚林刷地红成了一片。

我时常徘徊在腾格里山的深峡谷地，忧郁的眼睛里映出黑河大峡谷里崛起的一个个梯级电站，还有沿河淘金泛滥的外乡人。一座座山像是断了手臂的人，残缺不全，山下和沿河处皆是黑乎乎的一个个洞口。这是黑河水被截流改道后，奔腾不息的雪水河流着血一样的水铸成的。人们肆虐地“开发”了河床，最终连河底的石头都没有逃过劫难。有人一次又一次地质问，那些星罗棋布的电站真的能造福子孙后代？在没有产生多少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却让祁连山的森林枯竭，草原像喷发岩浆一样干旱，给河西的农田及一百二十多万人的饮水和灌溉带来了危机。地下水不断下降，居延海在干涸，沙尘暴不停地泛滥。那些所谓的高科技含量的梯级电站，最终让波涛汹涌的黑河水一下子干涸了。那个千疮百孔的黑河河床，让人看后发呆和战栗，让心无声地滴血。

腾格里山雄踞的那一只只棕色熊、雪豹、苍鬃母狼、白色犄角鹿，是受了林窝里伐木声的震动后，被运木头的集采机轰跑的。不能怨山里的猎手，也不能怨畜群的繁殖，这些罪名不止一次栽在牧人头上，心里只觉冤枉。老人们忧心忡忡地说，那一只只黑茸茸的熊，最终被伐木和集采机的呼呼声轰跑后，再也没见过，连个踪迹都没找到。牧人怕的是它们真的不回来，在腾格里山销声匿迹。可万万没想到，山林空荡荡得连一只乌鸦都飞不出时，熊居然悄无声息地潜伏在他们身



边，悄悄扒拉走一两只牧羊，误认为是被雪豹撕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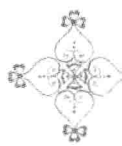
在童年的记忆中，我的故乡乃曼人的营地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是因林场的工人乱伐树木引发的。个别山沟的林子被他们整片伐光，森林植被被毁坏，引起山体滑坡。当时，乃曼人的营地下了一场猛烈的暴雨，把滑坡的山体冲毁，那场暴雨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泛来了一场巨大的洪水。翻滚的洪水冲走几万亩新育的苗圃地，冲走了第一个在原始森林里新建的林场，使国家投资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项目几乎全部落空。

多少年来，我骑着一匹匹银鬃、黑溜、黄膘、白蹄黑马，像风一样漫步在祁连山的崇山峻林中，穿过奔涌不息的雪水河，走向青藏高原的绵绵山河，孤零零地漫游在西部大地。我认识了天底下最真诚善良的人们，他们与大自然的草木融为一体，拥有着北方人最高贵的气质和勇猛，禀赋了十足的底气和自信，通天的英雄气概，母性柔怀的大气风范，热爱自然生灵的理念。无论是中亚草原的游牧人，还是青藏高原的游牧人，他们的天性是纯洁和善良的，像天使、像诗人一样自由自在，充满着豪气通天的惊人天赋。

我所书写的那一个个浸透血泪的文字，都写满了祁连山牧人的无畏和艰难。他们始终保持着纯粹而又高尚的游牧生活，虽然生活在隐秘的腾格里大地上，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存方式，可他们不遗余力地张扬着顽强的草原精神，守望着自己濒临危机的口传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野性十足的动物在腾格里大地上繁衍生息，不停地游牧，不停地迁徙，呵护着与生俱来的禀赋，与腾格里的山山水水朝夕相伴，和睦相处。

迄今，那些不为人知的族群和部落，生活在祁连山广阔的崇山峻岭里，也许被现在的人们所遗忘和抛弃，误认为他们是原始的人种和





群体。可我很欣慰地感受到，他们的心灵被大自然纯净和柔化，被烈烈的风吹得干干净净，像冰冷的霜雪一样白璧无瑕。他们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生活，居然给了我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不停地寻根，不停地书写和记述，像忧郁的歌者不停地传唱草原的一支支古歌。

祁连山在每个尧熬尔人的心灵中都是广阔无比的，那些忧郁的牧歌、苍郁的森林，牧群安睡的金黄牧草地，甚至那绵绵雪峰上的每一粒雪花，都占据了每个牧人的心灵，从而赋予了牧人自由广阔的心胸。我在城市里生活的那段时间好像是封闭的，连一丝心灵稍事歇息的空间都没有，不像在草原上生活的那么自由自在。每当我在走过十字路口，在大街小巷的某个角落里，碰见一两个摇摇摆摆走路的人，自在地吸着烟，仰着气昂昂的头，心高气傲地逛在柏油马路上时，我毫不犹豫地知道那就是牧人，会疯疯癫癫地去追着问话，不顾及别人的揶揄、小市民思维的束羁。

我深深地敬畏那些鼓励和启蒙我的生活在西部草原的底层民众，尤其是生活在祁连山大地的那些心底无私和善良的纯洁牧人。那些孤独忧郁的歌者，出类拔萃的勇猛骑手，守护着黑色森林的孤独猎人，在冬营地度过最后时光的白发老者，他们有的长眠于绵绵青山下，有的风烛残年。那些亡灵让我沉痛和悲哀，我只有死心塌地跟着他们的足迹寻根，心灵才会感到消歇和安慰。但我幸运地感触到了他们的无私与热爱，执着与坦荡，以及祁连山草原和群山广阔的无限胸襟。

我把即将问世的书命名为《悠悠牧草地》，是因为我所熟悉的那一片片草原正在不停地退化，一个个猎营地在茫然间消失。然而，我所记叙的是生活在祁连山的那一辈辈牧人的心扉和苦难，他们是那一片片悠悠草地唯一的守护者，是腾格里山最后的土著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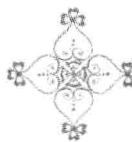
本书的目录栏用了尧熬尔人传统的词语“萨尔”，母语中通常把它

称为遍、编、篇、章节等。总之，这本书抒写的是草原牧人波澜壮阔的游牧生活，涉猎颇多的游猎场景，大部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愿广大读者通过悠悠牧草地能够感受到祁连山草原的博大胸怀，感受到尧熬尔人迁徙奔波的悲壮历程和北方草原牧人孤独忧郁和自由奔放的心灵。

达隆东智

2014年5月10日





《 第一萨尔 》

- 悠悠牧草地 / 3
牧人吉尔格林 / 14
母性的克拉木村 / 31

《 第二萨尔 》

- 巴特尔远行记 / 61
猎人巴伯尔 / 73
雪落地的声音 / 93

《 第三萨尔 》

- 白色犄角鹿 / 113
苍鬃母狼 / 182
青鬃狼 / 191

《 第四萨尔 》

- 黑母熊 / 229
血色猎人 / 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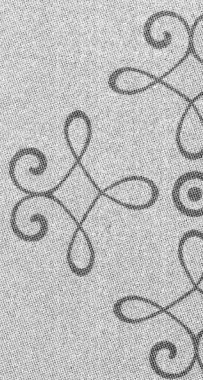
《 第五萨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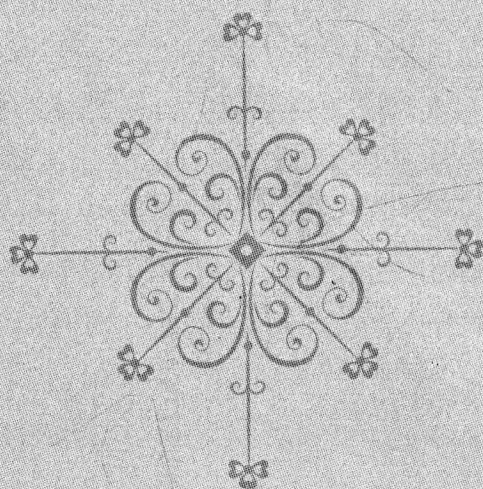
- 猎豹 / 293
秃鹫之路 / 296

后记 / 331

第一萨尔

Diyisa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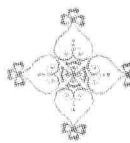
| 悠悠牧草地

在遥远的地方
响起故乡的清笛
金杯银碗里
盛满上好的烈酒……

阿木尔耳边响起了那首古老的歌，那是山脊上妻子唱给他听的。那天，他告别了母亲，骑着银鬃白马，向牧草地奔驰，马鬃上散发着醇正的酒味，在寒风中浓烈极了。

阿木尔这个草地上浪漫的牧子，两腮长满黑亮的胡须，鼻子挺拔，眼睛深凹。可他是部落里名副其实的酒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醉酒。

那天，他骑着白马来到牧草地，太阳的余晖落进了山头。他慢悠悠地踩着蹬下马，清晨的酒气还在散发，一阵汽笛声，他从酒醉中清醒。在这个牧草地上醉酒的不止是他一个，在他懂得酒会醉人的时候，牧草地上每天都有零零落落的醉汉倒在乡政府门口、马路上、后草坡。太阳落山后酒友们趁早拿出积存的钱，买上几瓶上好的白酒，点着昏暗的煤油灯，为那原上青青草，喝到夜明星散，喝得烂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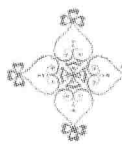
那天，太阳落下山后，天幕下稀稀疏疏的星星闪烁在草原的上空。阿木尔召集部落里的伙伴们聚会，聚会的场地在离乡政府不远的牧草地中心，大包干前是生产队的牲畜培育中心，是一座简易的木房。木房建筑结实，四壁和顶棚皆为木制，里面宽敞大方，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木房中间放着烧锈的火炉。没费多少工夫，阿木尔的伙伴们速速生起了火，铁炉里燃响了噼里啪啦的柴火声，一股浓烟弥漫着整个房屋。其实无论在寒冷的夜晚，还是大雪封山的季节，他们免不了在这个空荡的木房里举杯欢唱，如醉如痴。

那天夜里，风依旧平静，火熊熊地燃烧。他们点燃了那盏破烂的煤油灯，阿木尔坐在伙伴们中间，照例斟好白酒，举起酒杯开始吟唱，他依然唱的是那首古老的歌，歌声圆润，充满激情，一阵醇香的酒味弥漫在木房里。这是阿木尔邀约伙伴们在牧忙季节的又一次聚会。夜半，风轻轻地吹着房门，微醉的阿木尔突然想起了他死去的哥哥。那年，大约是寒冬腊月、冰渣子乱飞的季节，寒风不停地吹着草地。那天，临近黄昏，羊群被孩子们收拢在棚圈里，一群牧人从四面八方骑马赶来，聚集在他哥哥家里准备过节，帐篷里肉味香馨，酒气冲天，人声鼎沸。夜深后，他哥哥醉如烂泥，在黑夜裡辨不清方向，独自离开帐篷去牧草地对面的群山谷里。人们发现他的行踪后，就立即骑马追赶。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皓月当空的夜里，一棵松树上映照着一根粗细均匀的绳索，绳索上吊着僵直的尸体。人们匆匆来到大树前，阿木尔的哥哥已断气身亡。后来，有个过路的僧人说：“他中了邪，遇上厉鬼，到阴间去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长期在阿木尔心里萦绕。

他哥哥死后的第三年，可怜的嫂子改嫁异乡，儿女们成了草地上的流浪孩子。想到这，阿木尔心里多了几分苦涩，几滴泪挂在他被酒精烧热后绯红的面颊上。伙伴们觉得好奇，从未曾见过这条硬汉子落

过半滴泪。阿木尔独自拿起一瓶白酒咕嘟咕嘟地饮了下去，一瓶酒灌入腹中，他醉得稀里糊涂。伙伴们见他醉得烂泥一团，就急忙把他扶到地铺上睡觉，不一会，阿木尔打着呼噜熟睡了。夜半的风吹得房门“咯吱、咯吱”地响着，铁炉里星星点点的火被熄灭，伙伴们也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铺上熬夜。半夜，阿木尔惊醒，木房里死一般的寂静，黑漆漆的一片，今天醉酒后说了些什么，他一概不清。他猛然抬起头，划燃火柴，点着了煤油灯，见伙伴们睡得很香，又拿起炕桌上的半瓶白酒咕嘟咕嘟地饮完，不一会儿，他心里觉得踏实多了，也许是酒给他的勇气和力量，随着酒劲的发作，他又一次进入梦乡。突然，他被一个不祥的梦惊醒，一阵苍凉的风吹拂着木房，黑夜里慢慢传来一只猫头鹰的鸣叫，他心中闷得发慌，心里不时地想着一个念头，明天一定要在哥哥的坟上烧香，家里点酥油灯。

天边升起了一道道亮光，阿木尔心里沉重得像放了一块石头，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推开房门独自去小卖店寻酒消愁。店主昏昏沉沉地从睡意中惊醒，给阿木尔取了两瓶白酒，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阿木尔提着白酒来到小木桥边，心里不断地烦乱着。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来，因为饮酒，在这苍茫的群山谷里不知倒下了多少个好汉。酒能使草原牧子活得幸福、潇洒，酒也能使一个富裕的草原牧子变得一无所有，变得像乞丐。他边想边从怀里掏出一瓶白酒有意识地扔到河里，酒瓶打在水中的石头上溅起了浪花，他独自向河畔走去。他头晕眼花，神志不清，只好又拿出剩下那瓶白酒咕嘟咕嘟地往下喝，不一会，酒瓶空了，步子的方寸有些乱，胆子也大起来。他踉踉跄跄地穿过木桥又来到小卖店的门口喊店主，店主不耐烦地从门缝里塞出两瓶白酒。突然，他醉醺醺地备上马鞍，踩着马镫，一阵风似的不见踪影。过了一个时辰，他又骑着马出现在酒店的门口，说和朋友们最后道别。



那天下午，他一次又一次地骑马来到牧草地，向朋友们道别。记得最后一次来到牧草地是黄昏时分，在银鬃白马上他那浓密的长发、黑亮的胡须被风轻轻吹起，他从高大的马背上向伙伴们依依握手，然后骑马向对面的群山谷里走，在被寒风飘落的雪花中渐渐远去。

二

第二天，大雪覆盖了牧草地，也封住了各个山口，寒风不停地吹着雪地。群山谷的峰峦上多了几只乌鸦和秃鹫，人们不安地望着那个不祥的群山谷。因为群山谷里确实死过不少人，都是因酒醉而丧生，这是牧草地中一个典型的死亡谷，这里的牧人怕群山谷凶多吉少，在夜里没有人敢闯过群山谷。

阳光的影子在群山中无限地拉长，一阵寒风吹起了草地上的雪花，伙伴们也没有关心阿木尔的凶吉，就各自鞴鞍等待大雪融化后准备远行。在牧草地里，依然和从前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平平安安。小卖店依旧经营他们的白酒。蓦地，天边一团乌云随风飘动，遮挡了红彤彤的太阳，草地上显得黯淡无光，群山谷口的草甸上出现了几个人影，上空里不断盘旋着几十只秃鹫，有时落下，有时飞起，牧草地和平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人们在一起好像谈论着什么新鲜话题。突然，从群山谷驶来几十个骑马的人，直奔牧草地，阿木尔的那匹银鬃白马不停地喷出响鼻呼叫。伙伴们已经猜出了几分，群山谷里又死人了。伙伴们没有来得及谈论，就策马向群山谷飞驰。来到群山谷口时，几十只秃鹫被他们惊飞，只见山谷的石滩上横躺着一个尸体，被人群包围着。尸体上盖着鲜艳的绸子，显然是守尸的人盖的。伙伴们走近后，只见阿木尔两眼圆睁着斜倒在石缝里，头骨破伤，鲜血淋



淋，染红了草地上白皑皑的雪，四肢僵硬，胸腹高高隆起，一阵晨风猛烈地吹起，在雪地里显得苍凉。没多久，在村长的指挥下，一群人开始分头办理阿木尔的丧事。

三

从那天儿子出走后，母亲就一夜没有闭眼安睡，天天在祈祷，惦记着儿子早回，可就是不见踪影。母亲惊奇的是昨晚又做了一场不祥的梦，梦见死去的长子回家，进门后说把弟弟带走……天亮后，她见一只花斑喜鹊落在帐房杆上叽叽咕咕叫个不停，她愈计较，那喜鹊鸣叫的声音愈大，只好让儿媳赶走它。自从长子离开她后，她一天天的苍老起来，几乎哭干了眼泪，费尽了心血，每隔三五天来到长子坟地上哭泣一番，天天等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春天到了，杜鹃鸣叫着，草地绿了，回答她的只有那个该死的群山谷。因为，那个群山谷与长子的死有关。次子出走几天不见踪影，她心里急得发慌，几乎犯了老病。

傍晚，儿媳照例把羊群赶回棚圈里。不一会，骑着红马和大黑马的两个青年来到她们的帐篷前下马。母亲接过他们的马拴在木桩上，把他们迎进帐篷里，他们慢慢地喝着儿媳烧沸的奶茶。母亲从他们简短的言语中得知儿子摔下马后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她的眼泪簌簌地落在酱紫色的长袍上，那两个年轻人安慰着她，总算把阿木尔的事交代了一番。天黑后，他们和婆媳俩乘马踏上了去牧草地的小径。

他们来到群山谷口是深夜时分，群山谷里除了白皑皑的雪和寒风外，再无其他动静。母亲东张西望也没有看出什么，好像群山谷和往常一样平静、安宁。走出群山谷口后母亲的顾虑少了一半，可她的心

